

## 《共產世界大歷史》讀後，補充一些背後的理論脈絡

朱敬一先生《共產世界大歷史》讀後書評

《共產世界大歷史》是呂正理先生的近作，2020年7月才出版，厚達520餘頁。呂先生是化學訓練的背景，完全靠自讀自學而完成這樣的著作，非常不容易。

跨越學科藩籬，殊為不易

我說這本書不容易，有兩方面的意義。其一，由於書的主題是全世界的共產黨歷史，從共產主義發生背景到現在橫跨兩百多年；又由於全球除了澳洲紐西蘭之外到處都有共產黨的足跡，所以這本書幾乎是過去兩百多年的世界歷史。雖說焦點只放在共產黨，但是跨越這麼大的主題、這麼長的時間，近代學院派歷史學家幾乎沒有人會做此嘗試。當代許多學者大都做些輕薄短小的研究，與這本書的大圖象截然不同。

其二，也因為本書涵蓋的範圍太大，所以讀者如果一小塊一小塊地做微觀追究，就會有「這一段詮釋有點疑問」、「那個故事別人有不同解讀」之類的細節意見。但是這些雞毛蒜皮的或有誤差，不致於影響全書的文氣。整體而言，我認為小誤差不影響大圖相，瑕不掩瑜。

相信絕大多數讀者在看這本書之前，在高中都多少讀過片段的歐洲史、世界史等，對於過去兩百多年的歷史環境背景，多少有點了解。那麼，為什麼還要再讀共產極權的歷史呢？這一點，我留待最後再做補充。以下大部分的論述，先就《共產世界大歷史》這本書的脈絡做些補充。所謂脈絡補充，是對幾個面向做架構性的串整，希望能增加讀者的情境感。

共產主義的源起背景

共產主義與共產黨興起的背景，當然與兩百多年前歐洲社會的普遍慘狀有關。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宣言描述了幾種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矛盾，包括自由人與奴隸之間、貴族與平民之間、領主與農奴之間、行會與學徒之間等。但是階級矛盾在人類歷史上已經存在數千年，為什麼這些矛盾在兩百多年前變得格外嚴重，而且到了馬克思不忍卒睹的地步呢？關於一兩百年前勞/資對立的環境背景，應該先做幾點理論架構的補充。

為什麼剝削勞工在18世紀變得更嚴重？簡單地說，是因為經濟「分工」的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變化。在1776年Adam Smith所寫的《國富論》裡最最強調的重點，就是「分工」。要執行分工，當然要有社會客觀的背景（例如群聚規模夠大，如此分工之後才便於

交換)，也要有人們主觀的心裡準備（例如啟蒙主義、重視科學，出現了許多值得分工的領域）。分工的結果，就是「每個人只做一小個環節的工作」，其他環節之間的串連，就管不著了。那麼由誰來完成這些串連呢？通常就是所謂的資本家。例如，資本家從印度進口棉花，經商船海運數月，到曼徹斯特靠港卸貨送廠，再由棉紡工人紡成棉布，送製衣廠縫裁衣服，再由船運轉售世界各地。簡言之，分工越是細密，紡紗勞工或搬運勞工等在大經濟圖象中的角色就越渺小，資本家所扮演的串連角色就更形重要。

在 18 世紀末，我認為還有另外兩個因素結構性地改變了分工的大環境：帝國主義使得分工鍊變得非常長（如前述英國輸入印度殖民地種植的棉花），可以跨越數千公里，幾乎是最早期的「分工全球化」。另一方面，工業革命則使得機器產製標準化，當然分工也就標準化。帝國主義（分工全球化）與工業革命（分工標準化），遂大幅深化了勞工的雇用，於是「勞方」與「資方」的對比、勞工被資本家的剝削的常態，就漸漸凸顯了。

在 18 世紀工業革命與帝國主義之前，當然早就有勞工、有雇主，但是因為沒有大規模的勞工/資本家體制化，所以問題還不算嚴重。18 世紀之前全世界比較嚴重的階段對立，其實是地主/佃農、或貴族/農奴之間的矛盾。雖然剝削性質不同，但是其壓迫/被壓迫的關係，與勞/資之間是相似的。這也是為什麼蘇聯與中國沒有工業化的勞/資問題，但是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論，相信對於中國與蘇聯，卻一樣有號召力。

為什麼是資本家剝削勞工，而非反是？

從理論層面來看，為什麼是資本家剝削勞工，而不是勞工剝削資本家呢？很多人對這個問題不予深究，但這是一個合理的問題。馬克斯說，以前沒有分工的時候，小農養豬拿去市場賣，所有賣得的收入全是小農的，其中有小農的勞動所得，也有利潤。為什麼現在分工之後，勞動所得以外的就全歸資本家？我認為要用這個「分工之前與分工之後」的比較，去合理化「利潤也該歸勞工」，邏輯上非常薄弱。

比較完整的經濟學說理是這樣的：前面提到，資本家把散諸各地的原料生產、貨運裝卸、生產製造、行銷配送等串連起來，他們得到一些報酬，並沒有什麼理虧。關鍵是：為什麼資本家會拿到「太多」？前述這些串連工作，往往需要資金甚至武力（東印度公司都配備自己的武裝艦隊）的支持，也承擔不少風險。通常，這些資金或武力的管道，都是獨占或是寡占，而勞工，卻是散戶個人。散戶當然容易個個擊破，也當然容易成為被剝削的對象。此外，資本家的風險難以名狀，而勞工的工作相對標準化。通常，標準化的東西容易按單位計酬，而難以名狀的資本家服務，就變成拿最後的剩餘，那就是資本家的報酬。

如前所述，18 世紀、19 世紀工人或農民的待遇非常差，所以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就主張：要消滅私有財產制，也就是消滅私人的財產所有權。但是究竟什麼是「所有權」？我相信馬克斯並不真正了解。這也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執行推動上的困難。這一點，文獻上沒有人提，算是我不成熟的「一家之言」，說明如下。

馬克思真的了解財產「所有權」嗎？

所謂某甲對 X 財產的所有權，其實是指甲對於 X 財產的排他性支配權。例如 X 是甲的房子，那麼這間房子要做倉儲、還是住宅、還是閒置等使用支配，完全由甲決定，排除他人置喙餘地，這就是甲對 X 的所有權。共產主義要消滅私有財產，只能拿走甲對 X 支配決定的「排他性」，但是拿不走「支配權」本身。X 房舍究竟要怎麼使用，這個「支配」決定終究要有人做啊！不准甲支配、也不准乙支配，那麼究竟要由誰來支配？終究要有個歸屬啊？馬克斯不了解所有權的真正核心是「支配權」，所以他沒有想到這一層的問題。

如果是一個小團體，例如學生宿舍、公寓走道，那麼前述共有支配權的問題不難解決，大不了十幾個人開個會就好了。但是像中國、俄羅斯這樣的大團體，每日所需要做的支配決定可能上百萬，人口數好幾億，根本不可能由幾億人做集體支配決策。那要怎麼搞呢？

所有共產國家都是把這些決策交給「共產黨」。但是這不是說了等於沒有說嗎？中國現在有八千多萬名共產黨員，這麼多人，還是沒辦法做這麼頻繁的支配決策啊。所以具體的操作，就如托洛斯基所說的，就是「以黨的組織代替整個黨，再以中央委員會代替黨組織，最後由一個獨裁者代替中央委員會」。簡言之，由於所有權其實是一堆支配權的總和，所以拿掉私有財產權，就必定要有一個設計，去承接每天成千上萬個支配決策。那個設計，追根究底，必然是個獨裁的設計。

所有共產國家，都是集權國家

我們看全世界的共產黨國家，全部都是集權國家，無一例外，原因就在於此。財產共有，就必然導致與財產有關的支配決策的獨裁。除此之外，別無它途。就理論層次而言，這是一個財產支配權「執行」的問題。財產共有說起來很簡單，但是每日成千上萬支配權的歸屬，真的要執行絕對麻煩多多。既然麻煩多，就得簡化決策，但是性質不同的決策硬要簡化成可以執行的模組，就必然產生更多的麻煩。蘇聯的考斯基說，無產階級專政最後會變成「少數共產黨員對所有無產階級的專政」，真的是一語中的。

許多人說，馬克斯的理論有幾個錯誤：預測共產革命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，這是預

測錯誤；他也認為資本主義要用革命手段推翻，不能（像北歐社會福利制度那樣）修正改變，這是判斷錯誤。這些討論，《共產世界大歷史》中也有提到。這些都是事後現象與事前想像的歧異，我自己覺得還不算是嚴重的理論錯誤。但是，馬克斯並不了解「所有權其實是支配權的總和」，「拿掉個人所有權」並沒有解決「支配權誰屬」的關鍵問題，我認為這才會造成嚴重的推理偏差。

許多經社會科學研究者都分析：擁有財產權的人才會有強烈的動機，把財產做效率最佳的支配，所謂「有恆產方有恆心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因此，當打掉個人財產權，其支配權落入共產黨幹部之手，經濟效率變低是必然的結果。也因為如此，在美蘇冷戰中，蘇聯可以說是敗在「共產黨計劃經濟沒有效率」這樣一個簡單命題。在全球各地的人民公社，都產生「在公社啟動前大家先吃掉自己的私產，在公社啟動後則整體產量降低」的現象。所以共產制度缺乏個人努力的誘因，制度沒有辦法激發個人效率，就理論層次而言，這是個 *incentive compatibility* 的問題。

制度改變，必須考慮「走過去的成本」

我認為，馬克思論述另外一個大問題，則是輕忽了結構「改變」的巨大社會成本。就算所有權共有之後，有一種支配權運作的合理方式，但是從「私有財產制」往「公有財產制」移動，究竟要付出多少代價，馬克思的資本論未置一詞。《共產世界大歷史》一書，絕大多數篇幅都在記述過去一百多年從「私有財產制」往「公有財產制」移動過程中的鬥爭史，真的是慘絕人寰。鬥爭，都是對資本家與所謂地主階級。中國的鬥爭記載顯示，這些地主未必全是什麼十惡不赦的壓迫階級，有些只是中農、有些是小康之戶、有些是幾世代奮鬥有成的積善之家、有些是被社區地痞流氓挾怨報復的倒霉鬼。無產階級若要把這些人鬥垮鬥死，人家當然反抗。

反抗共產革命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倚附另一群有勢力的人，例如軍閥、豪強，甚至帝國殖民者。因此我們在《共產世界大歷史》的書中，看到的未必是勞工階級與資本家的鬥爭，卻經常是共產革命者在與帝國主義者鬥爭、與美國支持的政權鬥爭、與地方勢力鬥爭、與軍閥鬥爭。這些廣泛鬥爭即使一開始是有是非有理想的，但是一旦彼此殺伐死傷數十萬、數百萬人，則理想與是非皆已耗盡，剩下來的就是純粹的殺戮。過去一百年所有有共產革命的地方，都是血流成河。如果問馬克思：要達到所謂全球無產階級專政，要殺掉全世界二分之一的人口，馬克思會不會重新思考他的論述呢？

共產主義的出發點，是因為觀察到（例如有 50%）被壓迫者的悲慘，而心有不忍，是人本主義的。如果「解決」這個人本關懷的結論竟然是：把 50% 的人殺死，這還算是人本主義嗎？真的還要革命嗎？如果要死亡 75% 的人，還要革命嗎？看看過去 100 年，

全世界共產革命「成功」取得政權、維繫政權的，全部都是狼戾暴虐到不可思議、喪心病狂的「非人本」之輩，例如毛澤東、斯大林、金日成等，因為唯有狼戾至斯，才能把革命的障礙連根拔起。還有一點人文關懷的，例如戈巴契夫、趙紫陽，大概都是「失敗」的共產革命者。

俄羅斯與中國，如今都是更惡質的資本主義

關於制度移轉的成本，其實是所有改革者必須要考慮的因素。記得有一年大哲學家 Ronald Dworkin 來台訪問，台灣正在爭辯 A、B 兩個修憲方向的優劣。一位研討會參與者提問，請教 Dworkin 這兩個修憲方向的利弊，Dworkin 的答覆是：「我會先看如何從現狀轉移過去」。這就是制度移轉的成本考量。也許 B 案看起來比較理想，但是如果由現狀往 B 移困難重重，則很可能就捨 B 擇 A。

前述制度轉換成本，不但適用於一百年前共產革命方興未艾時，也適用於過去十幾年共產主義政權崩潰，重新走向部分資本主義的過程。1991 年蘇聯解體、1979 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，都是「由共產主義往資本主義修正」的發軔。但是這條路也不好走，而在俄羅斯與中國，事實上也產生了超大的弊端。當共產政權要釋出一些國家資產時，這個過程非常容易圖利原本共產國家掌權者的裙帶，例如俄羅斯的 KGB、普丁的好朋友、中國共產黨的太子黨、各省黨委書記等。蘇聯與中國最近 30 年把國家資產下放民間，造就了一大群超級地主與超大資本家。這樣先從私產改為共產、再由共產改為私產，現在真的有比 1949 年共產革命之前好嗎？我不認為。

Google 一下，中國今天的房地產大亨王健林，資產 242 億美元，馬雲身價 432 億美元，任正非 12 億美元，馬化騰 543 億美元。鄧小平說，中國在實行「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市場經濟」；但是不管他用什麼名稱，這個國家就不是共產主義。全世界現在已經沒有國家在實施共產主義，只剩下掛羊頭賣狗肉的集權主義、裙帶搜刮主義、黨二代資本主義。這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所謂共產主義國家，都比一百多年前馬克斯寫《資本論》的時候，更不人本、為不公不義。

歷史脈絡的糾纏與互動

此外，我也想談談近代歷史研究的方法論。我們大致可以這樣說：如果沒有三百年前的啟蒙主義與理性主義，就不會有科學發展與工業革命。如果沒有工業革命所創造的船堅砲利，帝國主義就無從發威。工業革命與帝國主義加起來，造就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與殖民統治。全球性的資本主義與殖民，惡化了勞工條件與階級對立，於是催生了共產主義。帝國主義下的被壓迫者想要快速翻身，某些地區又醞釀了法西斯主義…。我想說的是：這些歷史事件是攪和在一起的，很難像《共產世界大歷史》那樣切開來談。

以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局面來看：二戰之後，如果那些殖民國家不要再欺凌被殖民國，那麼共產革命會不會緩和一些呢？是不是政局可能穩定一點呢？有些地方（如阿爾及利亞），殖民母國屯居了百萬人民，他們不願意離開，我們還比較能理解。但是像荷蘭、法國，二戰期間根本是亡國帶罪之身，戰後就立刻想騎在印尼人、越南人頭上，都派了幾萬傭兵到印、越，肖想繼續殖民剝削，這當然是帝國主義的餘孽。我相信，印尼與越南今天的命運，相當程度受到 70 年年法荷帝國主義餘孽的影響。要分析這兩個國家的共產主義，恐怕非得與帝國主義一起討論。

此外，中南美洲國家的共產革命，恐怕也與五百年前西葡的殖民統治切不開。如 Acemoglu & Robinson 所言，西葡兩國在中南美洲的殖民統治極盡榨取之能事，使得這些地方階級對立嚴重、奴隸制度普遍，正是共產革命發動的最佳場域。你知道嗎？全世界最晚廢除奴隸制度的國家，是巴西。這樣的背景，究竟對中南美洲的階級鬥爭有什麼影響，也值得進一步了解。

多聊幾句台灣的歷史教育

最後，聊幾句台灣的歷史教育。幾十年前的歷史教科書，太著重中國史，缺少台灣的主體意識與關懷，最近十年逐漸有所調整，我認為這個方向絕對是正確的。但是，我擔心這樣還不夠。

歷史教育的目的，當然是要教育下一代的「情境概念」，述說我們的根源、遭遇、演變，幫助下一代在理解情境後做他們的決定。情境概念當然包括主體意識，但是我認為，也應該包括「生存意識」。我們教學生重視環境保護與全球暖化，是因為那影響到他們的生存。同樣的，如果我們的隣居是最最基本教義派的共產革命國家，有屠殺上千萬人與文化大革命的「優良傳統」，台灣的下一代是不是也該更了解共產主義與共產政權呢？台灣人民對於共產黨普遍欠缺了解，恐怕是個值得憂慮的事。讀這本書，應該有一些補償作用。